

加拿大安省民眾需知道，「學生成就」改革將使教育局像在營運企業

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

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推出一項法案，將使各教育局如企業般營運。此最新公告的《學生成就優先法案》(Putting Student Achievement First Act)，削弱民選董事的權力，同時新增手握重權的新執行長 (Chief Executive Officer, 以下簡稱 CEO) 職位，以領導各教育局。

與既往的教育首長不同，CEO 不被要求須具備教育領域背景，也不需與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分享權力。CEO 將以商業資格為重，且將握有決策裁量權。

CEO 將主導各教育局預算的編制，當選的董事則擔任顧問角色。CEO 也將在談判桌協商與批准地方和省級的集體協議，而非代表大眾的董事。

這些改革的目標是令學校更加重視商業運作，CEO 被預期能聚焦在「有效的資源分配」以及「企業服務監管」。過去五年以來，我們已認知到對各教育區域實施平等改革的挑戰。數十年的教育研究，包含我們本身的研究，都證實強行學校更有效率的運作，會出現為短期成本節省，而犧牲學生的平等與弱勢群體的物質需求。

CEO 之下的首席教育官

各教育局將須設置具教育資格證的首席教育官 (CEdO) 一職，此職將關注學術課程編制。然而，CEdO 將由 CEO 任命並監督。這意味著學校傳統的教育使命，現在將讓位給經濟考量。欲預告這將如何影響學生，我們僅需看看八個目前受安省教育廳直接監督的教育局，實施這些措施後的改變。

十年來最低的生均經費

這些教育局曾多次被省教育廳長指控財務管理不善。雖然的確存在部分可疑的支出案例，但後續調查發現，安省三分之二的教育局或存在預算赤字，或接近赤字，這顯示問題的真正根源為長期資金不足。

根據安省財務監督局 (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Office of Ontario)，

「在 2024-25 年，省政府實質撥給各教育局的生均經費為 1 萬 4,504 加幣，此乃十年以來最低。」然而，省政府非但沒有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，反而任命一些持續削減員工人數的主管人員。

裁員、減薪

在泰晤士河谷地區教育局 (Thames Valley District School Board)，公平與人權辦公室已經歷多起裁員。皮爾地區教育局 (Peel District School Board) 正考慮裁減數百名教師，多倫多地區教育局 (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) 擴增班級規模及裁減半數以上夏季學校課程。

教育局將不再提供額外員工予高需求學校，且明年將裁減近 300 名教師、40 名副校長。

LGBTQ+學生、少數族裔學生、原住民學生

安省還取消教育局進行學校氛圍調查的要求，此類調查旨在瞭解不同背景的學生，在學校中感受到的受歡迎程度、被接納程度，以及遭受欺凌和歧視的程度。

結果而言，許多安省學校將不再知曉少數族裔或 LGBTQ+學生的處境。同樣令人擔憂的是，安省透過將出席率納入學生部分期末成績以提高出席率。

現實情況是，學校曠課的原因是複雜的。採取懲罰性措施，可能終會進一步邊緣化原住民和少數族裔學生。

加劇不平等的風險

綜觀一切，都明確指出那些本就處境不利者，將首當其衝地承受削減開支和省級改革的影響，即便影響是擴及全體學生與家庭。這只會加劇校園內已然存在的種族、社會階級、性別、性取向、身心障礙的不平等現象。對於黑人學生更是如此，他們 2025 年已受安省人權委員會紀錄為持續邊緣化的群體。

正如近期黑人董事會議致安省首長 Doug Ford 的一封信所言，「安省不能在應對系統性反黑人種族主義的同時，削弱治理和公平結構，並期望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為弱勢學生發聲

在我們部分已於學術會議發表，和正經由期刊同儕審查的研究中，

採訪了近百名橫跨安省數個不同教育局的工作者。參與者包含董事、教育局長、副局長、督學、公平部門工作人員、學校校長和教師。

我們因而得知，全省各地的校董事會工作人員與董事持續反映，他們很難為弱勢學生爭取權益，同時面對一個似乎決心破壞此類努力的省政府。

這包含如 Ford 一再指控各教育局灌輸學生思想的公開評論。

受訪者指出近幾年，隨著省政府對學校董事會的控制力度加大，董事會的資深職員收到省政府的指示，要求他們更加注重讀寫能力和計算能力，減少對公平和社會正義舉措的關注。

其結果導致，致力於公平工作的教育者反映，感到自己受到監視，任何幫助弱勢學生（包含少數族裔和 LGBTQ+ 學生）的付出，反而可能有損自身職涯。

改善成績：一種更好的方式

教育者瞭解為改善全體學生的成績，最佳的實踐取決於校方、家長與社區之間強健的連結；關注整體健康（身體、社會情感和心理）；制定能反映學校深層處境與個體情況的決策；給予教育者所需的支持、自主權與資源以提升教學。

《學生成就優先法案》提倡截然相反的做法。這也再次說明，擁有課堂教學專業知識者，而非首席執行官，才應對學校的關鍵決策擁有發言權。一個像企業般運作的教育體系，終將視最需幫助的學生為可以削減的負擔，而不是集體的道德責任。

此種做法侵蝕了民主制度下領導階層的問責制，而領導階層本應為其服務的社群負責。它也蠶食了教師的自主權，教師需要獲得職業尊重，也需要獲得資源來滿足學生的特定需求。

一些「過於昂貴」的投入？

當公立學校被視如需升級的商品而非基本權利，這將背叛以學生和他們的學習為中心的核心價值。儘管既往模式，對學校治理有諸多挑戰，解決之道絕非削弱地方的民主控制，而應予以加強。

一旦我們採用收支平衡表的視角看待教育，我們已然決定了部分學生的教育成本，因過高而不值得投入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謝滢滢

資料來源：What Ontarians need to know about ‘student achievement’ reforms that will run school boards like businesses，The Conversation，2026 年 4 月 16 日。

<https://thepienews.com/implementing-the-lessons-from-canadas-auditor-general-report/>

